

④ 红色记忆系列丛书之二

中共地下党人

(又名《风雨中国心》)

韩素真 著

作家出版社





红色记忆系列丛书之二

中共 地下党人

韩素真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共地下党人/韩素真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6. 6
ISBN 7 - 5063 - 3693 - 6

I. 中… II. 韩…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1526 号

中共地下党人

作者: 韩素真

责任编辑: 刘英武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字数: 340 千

印张: 11.25

插页: 5

印数: 001 - 10000

版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3693 - 6

定价: 2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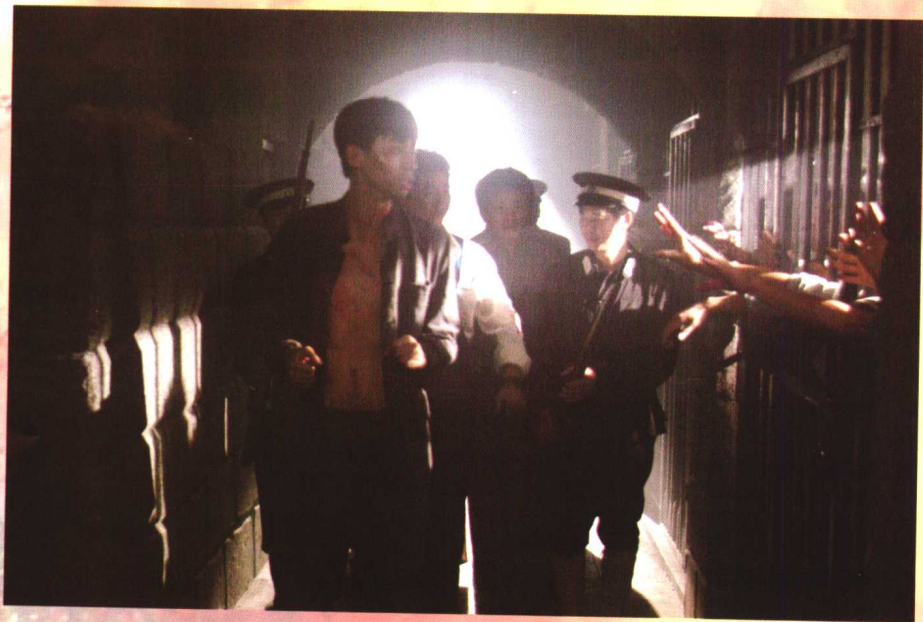
广州起义，佩戴着红领带的起义战士奔向战场。



上海“达生诊所”成为党中央的秘密联络站。



找上门来的苏乃倩失望而归，柯麟躲在窗户后面，望着她渐行渐远的身影，内心五味杂陈。



彭湃等烈士走向刑场，高唱《国际歌》与狱中的难友们告别。



柯麟坚持把患病的东江游击队队员送进澳门镜湖医院手术治疗。



香港沦陷，中共港澳地下党组织营救被困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名流。



在香港大营救中，柯麟的助手乔香牺牲在日本女特务的枪下。



为掩护击沉日军巡逻艇的姚雄，柯麟巧妙应对前来医院搜查的日本特务头子吉田。

第一章

大雾弥漫,珠江江面上停泊的船只在沉重的雾中影影憧憧,好像各揣心思,秘而不宣,暗暗地期待着惊雷炸响。这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深夜,羊城似乎正沉浸在平静的梦乡里,只有稀疏的路灯在懒懒地发着昏黄的光。

那个时刻终于到点了。突然,“乒乒乓乓”一阵激烈的枪声,打破了夜的沉寂,也惊醒了正在酣睡的柯麟。这位二十六岁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后方医院副院长,呼啦一下子掀开盖在身上的军毯,翻身而起,跳下床打开窗户,神色紧张地倾听着远处的枪声。

起义提前了。这个念头刚一闪入他的脑海,他便抓起衣服穿好,从枕下取出手枪,开门跑到马厩内,牵出一匹战马,翻身跃上马背,两腿一夹,一抖缰绳,冲出医院大门,朝枪声最激烈的地方跑去。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突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共产党人八月在南昌发动了军事起义,但因敌众我寡而失败。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上提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以张太雷为首的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起义的主体是广州工人赤卫队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教导团和警卫团。

柯麟冲到城里,穿过一个小巷来到大街上,只见人流像洪水一样在前进,他们个个系着红领带,有的还戴着红袖标,举着火把,执着棍棒,也有人扛着枪,一边呼喊着一边向前冲去。

他们是广州工人赤卫队。

柯麟被壮观的场面感染了，策马追随着队伍向前跑去。

“柯麟！柯麟！”

突然听到有人在喊他的名字，四顾寻找，向他跑来的是娇小秀美的陈铁军。他们是中山大学不同学科的同学，也都是广州学运的负责人，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党组织安排柯麟转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而陈铁军则继续从事地下斗争。此刻，他们在人流中相遇，惊喜万分。

柯麟跳下马背，迎了上去。

“铁军！你好！”

“你好，柯麟！”陈铁军梳着短发，一身女工打扮，由于紧张激动，脸上红喷喷的，愈加显得清丽而又洒脱。

“起义怎么提前了？”

“有意外情况发生，不得不提前。”

“指挥部设在哪里？”

“设在公安局，起义一开始，那里就被攻下了！”

“那我先到指挥部去了！”柯麟匆忙告别陈铁军，刚要上马，又被她喊住。

“柯麟！等一下！”陈铁军顺手从柯麟的头上摘下帽子，“快，把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帽徽取掉。”她又从包里抽出一条红布带子迅速系在柯麟的脖子上：“带上红领带，这是起义军的标志。”

“谢谢！”

柯麟赶到维新路公安局起义指挥部，看到几摊子办事机构的人员都在紧张地忙碌着，有的在大声打着电话，有的在听汇报，有的在商讨事情……楼上楼下熙熙攘攘，人声嘈杂。

在一幅广州市区大地图前面，指挥部领导人员正围在一起紧张地商讨作战情况，他们中有起义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张太雷，工农红军总指挥叶挺和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还有副总指挥，时任第四军副参谋长的叶剑英，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恽代英，共产国际代表是二十六岁的德国人纽曼。这些领导人年龄都是二十多岁，唯一的长者是三十一岁的叶挺。

忙乱中一名浑身血迹的军官跑了进来，慌急地报告：“报告总指挥，警卫团团长梁秉枢受伤……”

叶挺一惊，忙问：“噢？伤在哪里？严重吗？”

警卫团是起义军的中流砥柱，主要指挥员受伤，让他十分着急。

“非常严重，大腿被子弹打穿，流血不止！”军官回答。

张太雷着急地问：“医生在吗？赶快抢救啊！”

正在这时，柯麟走了进来，叶剑英立时兴奋地喊起来：“柯麟！你来得太及时了。”

叶挺一看是柯麟来了，点了下头忙说：“快，剑英，你快去安排一下，让柯麟坐我的汽车，护送梁秉枢团长到医院去抢救，无论如何要救活他！”

“好。”叶剑英答应一声，拉着柯麟转身往外走去。

走在楼道里，柯麟边走边问：“起义不是定在十二号吗？为何提前了？”

叶剑英说：“我们的武器转运站暴露了，让敌人得到了准确的信息。张发奎急忙给第四军军长黄琪翔下令，要求他火速把军队从前线调回来，向广州集中，同时下令缴教导团的械。形势非常紧急，起义指挥部不得不决定提前一天起义。所以，很多同志都来不及接到通知。”

二人说着已出了楼，穿过忙碌的人群，来到院里，叶剑英向叶挺的司机交待了一下，又对报信的军官说：“快上车，你带路。”

柯麟跳上吉普车，向叶剑英招手示意。车轰隆隆发动起来，开出了公安局大院，在枪炮声中疾驶而去。

柯麟到前线救下梁秉枢，一路护送到自己的母校中山大学医科的附属医院。

医院里灯火通明，不断有军人和赤卫队的伤员被送来。在这里指挥抢救的是第四军起义的军医处主任贺诚，梁秉枢很快被送往抢救室。

在抢救室的门口，柯麟见到了当晚在医院值班的医科校友苏乃倩。

“柯麟！是你吗？”

“乃倩。”柯麟不由地喜出望外，但他却顾不上寒暄，忙说：“乃倩！快，梁团长伤势很重。”

他们动作麻利地把梁秉枢放到手术台上，柯麟对苏乃倩说：“我是

军医,让我来吧。”

柯麟对处理枪伤驾轻就熟,在一旁协助他的苏乃倩不时地看他一眼,一年不见,他对他的情感依然如故,只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柯麟身材高挑,长相俊秀,在班上品学兼优,也是她当教授的父亲的得意门生。在她眼里他什么都好,只是思想太左倾,总是天降大任,忧国忧民,要去投身革命。而她本人和她的家庭是不能接受那种激烈的革命和暴力的。同学期间,她知道柯麟对她也很有好感,当他们互相望着的时候,她能看到他的眼里柔情似水。谁想到毕业以后他就走了,据说去武汉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在第四军当了军医,从此再也没有了联系。想不到一年后再相见,竟在暴动的广州。此刻,她不时地抬头看一眼凝神专注的柯麟,发现军旅生活让他变得肩宽体壮,更有男子气了。

一会儿,一颗子弹被镊子夹了出来,落在盘中。柯麟舒了一口气,抬眼看看苏乃倩,两人会意地一笑。

4 战斗仍在广州市的各个角落里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柯麟又为几个受伤的战士做完手术,便要去前线。他边脱下白大褂边对苏乃倩说:“梁团长就拜托你多关照了。”

“你放心吧。”

“有你在这儿,我就放心多了,先再见吧。”说完,他与苏乃倩握手告别。可苏乃倩的手却不放开,她看着柯麟摇摇头,忧虑地说:“不行,这时候你不要出去。”

“嗯?”柯麟一愣。

“广州局势这么险恶,你心里应该清楚。”

柯麟笑一笑:“我知道,但是我的战友们在战斗,在流血,我怎么能在这里呆得下去!”

苏乃倩又旧话重提:“柯麟,你知道吗?我还是那句话,你选择的道路虽然令人敬慕,但是却不现实。”

“噢?你到现在还认为我选择的道路是不现实的?”

苏乃倩深情而又着急地:“你、你太固执了。柯麟,你听外面的枪声,打得多激烈呀!万一……”

“正因为战斗激烈,我才要到前线去救死扶伤。”柯麟说完,挣脱苏乃倩的手,又往外走。

苏乃倩再次拉住他，娇嗔的口气说：“你这人怎么一点儿也不明白别人的心呢？你在这里也一样可以救死扶伤啊！”

柯麟不想让苏乃倩太难堪：“乃倩，我知道你是担心我。可是前线流血牺牲的将士需要我，我必须走了。我们会有机会再见的！”他说完，毅然走出值班室。

苏乃倩站在门口，望着他飞快走远的背影，突然感到心口有点疼痛。她发现自己很爱怜他，就好像他与自己连着一种说不清的血脉一样，要斩断就会疼痛，就会流血。

柯麟与贺诚来到战地临时医院抢救伤员。医院是由一个礼堂临时改造而成，很宽敞，但现在已经躺满了伤员。远处炮声隆隆。

柯麟问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员：“是谁的炮？”

“当然是我们的。”一伤员自豪地回答说，“四军军部多次强攻不下，叶挺总指挥调动炮兵上了长堤，几炮打在楼顶上，震得敌人往江边逃窜，坐小船跑到珠江找他帝国主义老爸去了。那真是痛快呀！”

“打得好啊！”柯麟和贺诚听着都很高兴，禁不住地叫起好来。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敌人的兵力增强了，起义军由优势转向劣势。这时，又有伤员被抬来，他们赶紧跑过去。

当夜色降临时，起义指挥部里对下一步的作战行动却发生了争议，气氛变得十分紧张。在会议上，叶挺力陈自己的观点，他说：“起义已经进行了一天一夜，起义军和赤卫队攻下了几十个据点，俘虏敌人两千余人，成立了工农政府，竖起了苏维埃旗帜。可以说，我们已经取得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重大胜利。但是，目前敌人勾结帝国主义势力疯狂向我反扑，西江、东江、北江的敌人正在回师广州。为了避免四面受敌的危险，我认为应当趁敌人大军来到之前，把缴获的大量武器武装参加暴动的工人，尽快扩大队伍，明天就撤出广州。”

年轻气盛的纽曼一听到要撤，便直直地瞪视着叶挺，嘲讽道：“什么？你说要撤出广州？那不是要逃跑吗？！”

“不。”叶挺断言道：“撤退绝不是逃跑。而且，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撤得越快越好！”

“不行！”纽曼忽地站起身来，大声嚷道：“你这是典型的流寇主义！”

“不要急，说话不要急，好好商量嘛！”张太雷拉着纽曼坐下，注视着叶挺问道：“在我们的起义计划中，从没有考虑过撤退。你作为军事总指挥，要把部队撤退到哪里呢？”

叶挺指着地图，果断地说：“起义部队向北撤，可以与朱德领导的二十五师余部会合；如果向东撤，就与海陆丰彭湃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二师会合。”

张太雷沉默片刻，目光扫视一下众人，神色严肃地问：“大家的意见呢？”

叶剑英站起来说：“我同意叶挺同志的主张，敌人反扑的力量太强大了，我们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了，应该尽快撤出广州。”

“我也同意。”聂荣臻也响应说：“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先把革命力量保存下来，再作其他图谋。”

“我有异议。”杨殷红着圆圆的脸表示反对：“起义以后，半个广州已经在我们的手中，工农政权的职能正待行使，现在起义部队突然提出来撤退，怎么向革命群众交代？”

纽曼见有人支持他的意见，越发情绪激昂，大声喊道：“根据俄国的经验，搞城市武装起义，只能进攻，进攻，再进攻！绝不能退却。”

“可这里是中国！”叶挺也忍不住地提高了嗓门。

看到大家剑拔弩张，张太雷劝道：“大家都请冷静一些吧！这次广州起义，我们竖起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大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城市内通过暴力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我希望起义成功，更希望苏维埃政权在广州立住脚，进而扭转全国的革命形势……”

他虽然没有明确表态是继续战斗还是撤退，但其意思谁都听得明白，大家你看看我，我瞅瞅你，一时陷入了沉默。

果然不出叶挺所料，敌人有了喘息机会，组织力量进行猖狂反扑，前线一再告急。叶剑英亲临战地指挥所，指挥教导团控制观音山。

在战地医院，柯麟正在满头大汗地忙碌着，一个护士跑来对他说叶剑英副总指挥来到医院视察。他一听喜出望外，忙上前迎接。

叶剑英一看到柯麟，也顾不上寒暄，开门见山地说：“伤员不能都留在这里，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对，我们是这样处理的。”柯麟赶紧回答说，“轻伤员处理一下伤

口,就又上战场了。重伤员我们也都想办法安排到市里几家医院去了。”

贺诚补充说:“今天伤亡猛增,我们接管的几家医院都已经人满为患了。现在你看到的都是刚刚送来的伤员。”

叶剑英满意地点点头,正要说话,突然远处传来雷鸣般的欢呼声。

柯麟问:“这是在做什么?”

叶剑英遥望着传来声音的方向说,“广州苏维埃在丰宁路西瓜园举行工农兵大会。张太雷同志要在大会上宣读苏维埃政府的施政纲领,主持通过各项公告和电文。”

大家侧耳再听,远处会场传来了群众的歌声: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

我们团结,我们前进。

我们奋斗,我们牺牲。

.....

柯麟有点疑惑:“仗还没打完,苏维埃政府就宣读施政纲领了?”

“张太雷同志考虑先要打出我们广州起义的社会影响。”叶剑英话虽这么说,但从他的眉宇间,柯麟也看出了一丝忧虑。

工农兵大会结束后,张太雷坐一辆敞篷汽车回指挥部,车里还坐着纽曼和警卫员。他们的车行至惠爱西路时,突然,黄泥巷口出现了一群穿便衣拿枪的人。张太雷与车上的人都以为是工人赤卫队,谁都没有在意。

车还在继续行驶,丝毫没有防范。只见迎面而来的一伙人却一声呼啸,散到路边举枪射击。“哒、哒、哒……”子弹雨点般地射向敞篷车。路边的行人一听枪响,呼喊着重仓逃窜,街上顿时乱成一片。

前座的警卫和后座上的张太雷见遭到伏击,敏捷地拔枪还击。但敌人的火力太强了,加上敞篷车的目标太大,张太雷和警卫接连中枪,倒在血泊里。司机加大油门想冲出去,但一颗罪恶的子弹射中他的左胸,也壮烈牺牲了。

失去控制的敞篷车“轰”的一声撞到路边的墙上,停下了。

那一群工贼武装扬长而去。

有作战经验的纽曼一听到枪声，一下子缩在后座里。听到没有了动静，才爬起来，不顾牺牲的张太雷，惊慌失措地从车里跳出来飞奔而去。

惊惧的群众慢慢围了过来，流着眼泪把倒在血泊中的张太雷、警卫和司机抬出了汽车。

起义的总指挥张太雷牺牲后，起义军与军阀的战斗打得更残酷了。

在战地医院里。陈铁军护送一批伤员艰难地走过来，她衣服凌乱，满脸灰土，嘴唇干裂。看到柯麟，嘶哑着嗓子，气喘吁吁地说：“柯麟，快给我点水喝，渴死了。”

“来。跟我来。”柯麟说着，把陈铁军带到一边，从大桶里舀了一碗水递给她，“快喝吧。”

陈铁军端着一碗水，咕嘟、咕嘟地喝下去，擦擦嘴，爽朗地：“太痛快了。我已经一整天没喝到一口水了。”

8

“恐怕也没有吃东西吧？”柯麟关切地问。

陈铁军想了想，沉吟着：“好像是。不过，不觉得饿。”

柯麟又给她舀了一碗水：“仗打得怎么样了？”

一听到打仗，陈铁军的脸陡然沉了下来，口气严肃地：“形势很严峻。有一部分敌人已经打进城区了。公安局那边咱们和敌人展开了巷战。”

柯麟一听也紧张起来，盯着她问：“那指挥部呢？”

“指挥部还在原地，来进攻的敌人让我们的战士给击退了。”陈铁军正说着，电灯突然灭了。

柯麟烦躁地：“又停电了。”

黑暗中有人喊着：“点灯！点蜡烛！”

一会儿，一个个小灯、小火苗在黑暗中亮起，闪动着微弱的光。

陈铁军说：“我要走了。”

柯麟叮嘱说：“你要多保重啊。”

“我会的。”陈铁军说，“你也要多保重。”说完，大步离去，身影儿迅速消失在夜色中。

激烈的战斗又进行了一夜，由于敌众我寡，起义部队受到惨重损失。坚持到凌晨时分，起义部队开始撤退。

周文雍带着一群赤卫队员跑到战地医院，一见到柯麟就嘶哑着嗓子大声喊：“柯麟，指挥部已经下令撤退。你们也赶快撤！往东北方向去追教导团。”

柯麟一听就急了：“伤员怎么办？”

“放心吧。”周文雍说，“我们赤卫队把伤员先分头安置到工人的家里隐藏起来。”

“好。”柯麟释然地，“那我们一起先把伤员转移了。”

“行。”周文雍答应一声，忙招呼大家动起来。忙忙碌碌地抬着、架着伤员离开了战地医院……

街道上，一片硝烟弥漫。柯麟与一位女赤卫队员架着一个伤员艰难地行走着。远处不时传来阵阵枪声。柯麟看那位女赤卫队员越走越吃力，眼看就要走不动了，关切地说：“来，我背他走。”说完，蹲下身子，背起伤员疾走。

柯麟按照女赤卫队员一路指的方向，走了一阵进了一个小巷。女赤卫队员说：“快到了，我家就在前头。”

“好。终于到啦。”柯麟喘息着，向小巷深处走去。

他把那个伤员送到女赤卫队员家隐藏起来后，顾不上疲劳，又急急往回赶，他刚从深巷走出来，就发现街面上全是敌军。他们个个举着枪，看到赤卫队员二话不说就放枪。

柯麟急忙退回深巷，朝另一个方向走去。到了另一个路口，柯麟靠在墙边探着头向外一看，不由地大吃一惊，这边街道也被敌人占了。看来，敌军已占领了这一片城区。柯麟又缩了回来，他想了一下，没有别的办法，

敌人的脚步声和枪声似乎在跟踪着他。他迈着迅疾的步子又走了一会儿，发现七拐八拐竟到了中山医科大学的校园墙下。事不宜迟，他退后两步，又向前一蹿，翻身越墙跳进了校园。

清晨，校园里一片寂静。柯麟从地上爬起来，向周围扫视了一眼，确认了一下方位，这才穿过树林向宿舍楼跑去。

“喂，是柯麟吗？”柯麟正跑着，突然听到有个脆脆的声音在喊他。回头一看，却是苏乃倩站在路口，怔怔地望着他。

柯麟赶快走过去，轻声地：“乃倩。”

苏乃倩看看四周：“还不快把红领带取下来。”

说着便帮他解下陈铁军系在他脖子上的红领带，团在手里。

“走，到我家去。”她拉起柯麟跑向自己的家。

苏乃倩的家在校园的后面，是一幢小洋楼。二人匆匆进了楼，佣人见小姐领着一个军人走进来，吃惊地看着他俩。

苏乃倩忙说：“谢姨，他是我同学，也是爸爸的学生。”

“哦。”佣人应了一声，“快请进来吧。”说着，给柯麟递上一双拖鞋。

苏乃倩把柯麟领进客厅里，看着柯麟说：“我父母亲都去英国了。你就放心躲在这里吧。”

柯麟摇摇头说：“乃倩，我不能连累你。”

“说什么呀！”苏乃倩嗔道，“外面枪炮声那么急，你现在出去，不是自己送死吗？”

柯麟想想也是，只好坐下来，问：“乃倩，梁团长怎么样了？”

“有人来把他接走了。”

“哦，那我放心了。”

10

广州起义就好像在南海上空突然飞旋而来的一场猛烈的飓风，把羊城刮了个天翻地覆，可是风来得快，走得也快。柯麟在苏乃倩家坐卧不安，不知道起义部队都撤到了哪里？是否安全？

敌人在占领的街区开始了疯狂的报复，对路上碰到的每一个人都呼喝着进行检查，凡是被查出有红布条带或红袖章的人，不加讯问便推到路边就地枪杀。看到年轻一些的妇女，一把扯下头饰，发现是剪短头发的妇女，也是格杀勿论。

在被检查的人群里，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农村青年，他背着一个布包，装束与其他人不一样，他被眼前的屠杀吓坏了，紧紧地攥着拳头，以防止自己颤抖。他叫柯平，是到广州来找哥哥柯麟的。国民党兵检查他的布包，发现了上好的烟丝，抓起一把放到鼻子前闻闻，问道：“从哪儿来？”

“乡下。”

“来广州干什么？”

“给店里送烟丝。”

“走吧。烟丝没收了。”